



呂中山 著

鼎丰千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苦难旅途

1942年，徐玉铎随娘李恒珍逃荒塞外。父亲徐守业站在村头，仰着愁苦的脸，目望着妻儿良久语塞。突然他挥起手呼唤徐玉铎的乳名，叮咛地喊道：“黑子，要记住，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生活多苦，只要还活着，就要记住：俺是山东人，是招远县大褚流村的！俺等你们的信啊！”

徐玉铎和他娘应声着。徒步朝50里以外的龙口奔去。经由大连逃往哈尔滨。一路苦旅：晕船、挤车、饥饿、惊吓、乞讨等一言难尽……

第一节 逃离招远

1942年。

山东省招远县大褚流村。

这村，因为附近有条大褚流河而得名。

大褚流河，她像永远也走不完的长途，千百年来总是这样默默地流淌着。

大褚流河，是一条质朴的河，又是一条朦胧而神秘的河。

她没有因为这儿地瘠民贫而改变她平静温顺的性格；也没有因为村里人逃荒难舍而减轻她那份儿天然之美。

大褚流村头上。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穿着对襟汗衫，身上背有装着“地瓜饼子和咸菜梗子”的干粮袋。跟着那位30多岁，头顶上包着布巾的小脚女人，在贫瘠的土地上朝前走着。

他们一步一回头地向身后边送行的亲人依依不舍地张望……这个男孩就是徐玉铎，这个小脚女人就是徐玉铎他娘，名叫李恒珍，人称徐李氏。为他们送行的还有徐玉铎的舅舅李恒业。

在徐玉铎的家门前，站着一个50多岁面黄肌瘦的男子和三个孩子。这个体弱多病的男人是徐玉铎的父亲徐守业，三个孩子是

徐玉铎的姐姐徐玉兰、徐玉芝、以及四岁的徐玉发。

徐守业眼巴巴地望着远去的妻儿，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很对不起心爱的妻子。徐守业年轻时在海边以捞鱼为生，后来也曾去闯“关东”。但他并没有使自己的贫穷转机，更没有发迹。可是他回村来却炫耀自己在东北如何如何挣大钱了，想要个妻。徐玉铎的姥爷，当时穷怕了。以为这下可找到有钱人了，结果上了当。他“骗”了一个比他小 19 岁的贫农家的贤惠而美丽的姑娘。结婚后，她一连生了 6 个孩子。那年月，社会黑暗，何况徐守业又体弱多病，不能远行，更无力养活这一家 8 口人。也只好由他妻子带着徐玉铎去东北逃难了。

其实，徐玉铎跟娘出走，并不指望由他去挣钱，只是为带出个嘴去。另外，他跟娘在身边，就是讨饭，也好当个打狗的“棍子”，他是他娘的帮手和照应。

徐守业本想给妻儿多带点盘缠钱，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兜里分文无有；他本想让妻儿多带点干粮，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米袋子是空的。徐玉铎干粮袋里的干粮，还是舅舅家给的两锅大饼子呢！徐守业百感交集，十分内疚。他望着远去的妻儿身影，眼窝里流泪了……他深情地久久地望着，望着，望着，对妻儿呼喊了：“黑子……黑子……”他唤着徐玉铎的小名，渐渐地嗓子有些沙哑了……

徐玉铎和他娘，停下脚步。

徐玉铎望着徐守业：“爹……”

徐守业追上几步，认真地叮咛道：“黑子，记住，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只要你们还有口气，还活着，就要记住：俺是山东人，是山东招远县大褚流村人！爹，等你们的信啊！”

徐玉铎将爹爹的嘱咐记在心上。他仿佛在发誓：“爹，俺记

住了，俺永远记着：俺是山东省招远县大褚流村人！”

村头站着的小女儿徐玉芝，也哭喊着：“娘，俺想你！弟弟，俺想你……俺不要你们走！”

徐守业将女儿抱起来，抹着她脸上的泪。

世界上最让人动情的莫过于夫妻别离，父子别离。他们都眼泪汪汪地望着。然而亲人们的别离之情，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它能拴住亲人的心绪，却拴不住亲人的脚步。这时，徐玉铎随着他娘，转过身去毅然地迎着风尘上路了。

这是一个寒秋的日子，一个叫徐玉铎一生也难以忘记的日子。

徐玉铎和他娘为什么逃离招远，告别大褚流村老小呢？

俗称故土难离。

那么亲人骨肉就更难离舍了。为什么他娘俩挥泪前行呢？

徐玉铎出生的大褚流村，位于招远县东北角，靠渤海边上。还在明朝洪武年间，有欧、孙、武、徐等四姓，从四川省华阳县迁来大褚流河畔定居。虽经历了几百年，可是这里的人还是生活贫困，难以谋生。现在，徐姓在本村仅有16户。其他许多人家早就逃往塞外、闯关东了。何况徐玉铎家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怎样为继呢？

现在的山东富了。招远也富了。开金矿，搞建设，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经济，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许多塞外的山东人都纷纷返迁，回招远过发家致富的幸福日子。

可是，曾几何时，招远人穷苦，民不聊生，纷纷出逃。那年月逃是为了生存啊！

徐玉铎和他娘逃离招远，是被逼无奈，是为了养家糊口！

解放前，招远农民遭受地主剥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全县每个贫雇农平均口粮仅百斤。全县逃荒要饭的数万户，卖儿卖女的数千户。当地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东西观村三样多，

扛活讨饭没老婆。松树成了光杆子，冬天炕上没被窝，穷人苦度黄连日，汗水泪水流成河。”

招远县在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那里经常闹旱灾。根据招远县志记载：“清康熙四十二年，五至八月无雨，大饥。”接着，“几乎连年大旱塘坝干涸，河道断流。1942年秋旱，四个月无雨。饥荒严重。高家村有70%农户逃荒。”那里经常闹水灾。明万历七年六月大雨。东关大河骤溢，有千余家被淹。接着在乾隆、嘉庆、道光 and 同治年间，都出现过大雨成灾，造成荒年。1942年大雨连绵，罗山河洪水冲毁土地2500亩，房屋40间，损失严重；那里还经常闹虫灾。五月蚂蚱为害。有一年，全县捕获蝗虫约40吨。7月蝗虫再次成灾。过蝗虫时，遮天盖地。时常又有粘虫袭来，造成大荒年。招远人多地少，又遭连年战火，兵匪为患。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老百姓饥寒交迫，缺衣少食，民不聊生。至使招远人下关东（东北三省）的为数甚多。仅1920年至1940年，外流他乡的招远人足有十万人以上。

在逃离招远的10万人中，就有徐玉铎的哥哥徐玉坤和远房叔叔徐惠业。他们于1940年以前离开了大褚流村，辗转流离，后来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次徐玉铎和他娘就是投奔他的远房叔叔徐惠业和他的哥哥徐玉坤的。娘俩个抱着生存的一线希望，以逃离饥荒，逃离死亡的命运，徒步奔向龙口。

从龙口徐玉铎和他娘相依为命，开始走向漫漫的人生的旅途。

他们选择的这一步，不知是喜还是忧？

凶吉难卜。

第二节 苦难旅途

徐玉铎和他娘徒步来到龙口。

龙口镇是个繁华之地。

早在 1860 年（咸丰元年），招远的粉丝开始由龙口集中外运，始称“龙口粉丝”。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粉丝作坊遍及招远全县。产品输往上海、宁波、厦门、九龙、香港、新加坡等地。因此，码头一片繁忙。

徐玉铎虽然跑了一天觉得劳累，但他头一次走出村子。来到龙口，见了世面，十分激动和兴奋。外面还有这样精彩的世界，真是开眼了。

他站在海边码头上观望，海浪涛涛，景色宜人。街道房舍错落有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徐玉铎匆忙跑回住地，兴冲冲地找娘也去码头欣赏风光。

他娘见儿子这般高兴，快乐的像只刚出笼的小鸟，心里又是开心，又是惆怅。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怎么会知道下一步旅途的艰难呢？

他娘既无心思去海岸观赏风光，又无精力去做任何事情。是

呀，从大褚流村来到龙口，走这一路就够累了。

徐玉铎他娘迈着“三寸金莲”，在农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整整走了50里，花了一天时间，虽然以前他娘常天在地里干活，不怕累，就是累一点，但一休息也就恢复了。可是现在走这么长的路，尽管常在路边树下坐下歇歇气，也不能减少劳顿。相反，她怕天黑赶不到龙口，还有些担心，自然到了龙口住地，她腰酸腿疼，什么事也不想干了。

徐玉铎是个聪明伶俐、心地孝顺的孩子。他见娘累了，赶紧打来一盆热水，让娘烫烫脚。当她打开长长的裹脚布时，见娘的两只脚尖都磨得青一块紫一块，脚底还生出水淋淋的血泡，心里十分不安，于是便扶持着娘早早睡下了。

在龙口等船，等得叫人心焦。

那时也没有天气预报。也不知哪天起风，哪天下雨。因此，也就不知道哪天有船。人们来到这里就是碰运气。有船就走，无船就等。徐玉铎他娘俩还真幸运，只等了两天就上船了。

一个清晨。

徐玉铎的舅舅李恒业，拿起行李包裹将徐玉铎和他娘送上驶向大海的舢舨船。他们坐在拥挤不堪的小船上，漂来漂去，漫漫悠悠，好长时间才到了开往大连的大轮船跟前。

徐玉铎和他娘随着旅客们步下舢舨小船，又上了大船。

“喔……”轮船气笛一阵长鸣之后，大船启动了。

这艘大火轮船一直向东方驶着，渐渐驶入浩瀚的海中。

轮船上矗立着两根桅杆和一支大烟囱，船尾翻起了滚滚浪花。

此时，轮船开始颠簸，而且越来越利害了。徐玉铎紧紧拉住他娘的衣襟，心里有些害怕。他站不住了，就像要倒下来，他觉得一阵眩晕，眼前一阵发黑。

他娘一边安慰他要挺住，一边带他向前挣扎着走进船舱里。

船舱没灯，黑呼呼的。许多人挤在那里，没有坐处，空气闷得很，叫人喘不过气来。他娘俩个放下简单的行装包裹，挤到通道边上。在黑暗中他们只觉得船的马达声轰鸣，船身摇动不停，东倒西歪如同醉汉。

徐玉铎他娘摸一下孩子前胸，发现心跳得特别快。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有些心急。她抚摸着，给他擦眼泪。

徐玉铎默默不语，使劲抑制晕船的痛苦，尽量不给娘增添负担。他拉住娘的手，一下栽在娘的怀里。他依偎着娘，全身颤抖，眼睛冒金花；他觉得天转地转，一切东西都在打转；他攥紧五指，压在自己的胸上，把头埋在娘的双腿上；他的肩胛在激烈的抽搐、抖动。他娘见此也有些惊慌，悄声地说：

“黑子，可挺住啊！”

这时，徐玉铎不仅浑身疼痛，四肢麻木瘫软，而且还要呕吐。但他没叫苦，仍然说：“娘，我不难受……”说完闭上眼睛，迷昏过去。

他娘拿碗水递给他喝，又将手巾润湿，放在他的头上。这时，她忽然想起来治晕船的民间偏方。于是她解开干粮袋，拿出一块姜，切下薄薄一片，贴在徐玉铎的肚脐眼上。然后，轻轻地为他哼着村里人常哼的歌谣：

“噢嘹嘹，噢嘹嘹，小孩睡觉觉……”

也许是徐玉铎意志的力量，也许是偏方的作用，也许是作娘的一片爱心，驱散了晕眩。此时此刻，他安静下来，不再翻滚，不再难受呕吐了。他终于睡下了。

可是，他娘却一宿没睡。

她心里暗想：大连是什么样子？听说大连的日本人是最凶狠的。到了大连怎么办？

大连，这个美丽的城市，曾遭了不少外侵的苦难。从1840年到1945年的百余年间，它经受过英国舰队的侵入，沙皇俄国的侵占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1931年，日寇占领东三省后，把大连称为日本的“关东州”。

她想，大连一定是个恐怖的城市，不能久留。日本鬼子为攻打旅顺，进行了三天三夜大屠杀。上至老人下至婴儿，家家户户血肉模糊，残肢断体；大街小巷，横尸遍地，血流成河；日寇为修一个什么“忠灵塔”，从山东抓中国劳工数万人，在饥饿和皮鞭下，有无数人死亡。

大连这地方，山东老乡可是不少呢！旅顺口的“刁家窝棚”就是当时由招远县城西史家村的刁姓迁来的。明天，能不能碰见招远老乡呢？

船到大连码头。

徐玉铎和他娘走下船来，吃过于粮后，又朝火车站奔去。火车站前人山人海。不用问，多是山东人去“闯关东”的。一天、两天、三天……总是有这么多人上火车。一个十岁的孩子和一个小脚女人，怎么能挤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呢？

他娘俩个现在根本无钱住店。只在火车站里打尖。带的干粮也吃光了。他们饥寒交迫，实在难以忍受。到第七天头上，娘俩个一合计，不能再等了。就是拼命也要挤上火车。

车厢里人满为患，肩挨肩，背靠背，一个挨一个，没有插脚地方。徐玉铎偃缩在座位底下，呆了一宿。座位下面那一只只脚不停地躁动，散发出臭味和土腥味儿，刺鼻难忍。

这一路，旅途困苦难以尽表。尽管如此，娘俩个还是勉强地坚持着。因为他们盼望到了哈尔滨，见到亲人——徐玉铎多么想见到哥哥和叔叔啊！他娘多么想见到大儿子和弟弟啊！

他们心里这样想：一定要坚持住，一切都会变好的。

第三节 兄迷“浮浪”

徐玉铎娘俩个到了哈尔滨道里中国四道街，按着门牌号找到了叔叔徐惠业家。

徐惠业，身体健康，正直善良，宽宏大度，待人热情。见嫂子和侄子来了就忙个不停。打水洗脸，烧水做饭。收拾床铺，让嫂侄歇息。

徐惠业一面忙着，一面高兴地对他嫂子说，大侄子徐玉坤知道你们要来，起早就去江边钓鱼，要给嫂侄接风，尝尝松花江的“三花”哩！

正说着，徐玉坤拎着一网兜鱼，踏着急促的脚步声，走进屋来。在屋里见他娘满脸憔悴，一身疲惫；弟弟双眼红肿，好似烂桃一般，心里一阵发酸，但毕竟见到了亲人，心里又是酸痛，又是高兴，特别是，他想到自己被抓“浮浪”，险些见不到亲娘，心里百感交集，一言难尽。于是，他一头扑在他娘的怀里，痛哭起来。

徐玉铎他娘完全理解大儿子徐玉坤此时的心情。她将徐玉坤扶起来，用手掌轻轻为他擦干了眼泪，又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

宽慰地说：“玉坤，见到你，娘就放心了。你那些日子可吃了不少苦头吧？”

此时，徐惠业接过话音说，这事，都怨俺没照顾好大侄子。他被日本鬼子抓“浮浪”了！

“抓‘浮浪’？”

徐玉铎和他娘不知何为“浮浪”，心情立刻紧张起来。

这时，徐玉铎的哥哥徐玉坤开始哭述，他被日本鬼子抓“浮浪”和他逃生的始末与经过。

所谓“浮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加给勤劳善良的中国劳动者的苦役罪名。一是骗招，二是摊派，三是强抓。“浮浪”就是强抓。日寇、汉奸、把头用上述手段从东北、华北和山东等地，将广大破产农民抓到孙吴胜山要塞，为他们卖命。

“浮浪”到了胜山要塞，首先被编上号（取消人名），然后去理发，实际是剃去眼眉，防止逃跑。为防止劳工逃跑和反抗，日寇在要塞工地设下两层电网。哨兵岗楼林立，工地四处有500度“王八灯”照着，并有军警宪特等便衣机关，对“浮浪”进行层层看守。要塞工地是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使劳工经受举世罕见的苦难。

非人的生活，恶劣的作业环境，使劳工随时都会遭到飞来的横祸。被折磨死的人，天天让人往外拉，放在“死人仓库”。这里堆起来的尸首，就像码的木垛一样。然后浇上油，把尸体烧掉。日伪警特的手上沾满了善良无辜人们的鲜血。

他叔叔解释说。

抓“浮浪”就是抓劳工。这一年正是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日寇为扩大侵略，不惜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大东亚圣战”，就连十几岁的孩子，都被卷入战争的漩涡。城市里的伪警宪特遍布于大街小巷，他们常常以“思想犯”、反满抗日等罪名

抓人。日本人都红眼了。见到中国人在街上走，不容分说，抓起人来，塞到车里就没了踪影。

可恶的日本鬼子把人拉到哪儿去了？能去看看吗？徐玉铎他娘问。

当时，不知道下落。听说日本子正在平房建立一个细菌工厂。他们为了杀人培养各种细菌，把中国人抓去做试验。还听说，日军为扩张侵略，目标对准苏联而在东宁、绥芬河、虎头、晖春、漠河、逊克和孙吴等边境线上，修筑要塞……

徐玉铎和他娘一听很茫然。有这么多的工事，这么远的路途，可上哪里去找人呢？

徐玉坤说，被惨抓“浮浪”后，当天就被装进运往去黑河的闷罐火车。车厢里满满的，都是被抓的中国劳工。人们到了爱辉火车站下车后，突然被蒙上眼睛，推上人群拥挤的敞蓬汽车，运到了孙吴县的胜山要塞。那是日本关东军第四守备队，在中俄边境线秘密修筑的。胜山要塞位于黑龙江南岸小兴安岭山脉，山上山下布满了军事设施。要塞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真令人吃惊。

那源源不断的水泥、沙子、钢材……如流水一样，流入施工地带。地下要塞数十米深，让人毛骨悚然。有数不清的血泪斑斑的中国劳工在那里无辜而死。

徐玉坤和许多劳工一样，一到胜山要塞便被编上号码，形似囚徒，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他们被蒙上眼睛带到地下工事。在皮鞭铁蹄之下，干完重活之后，又被蒙上眼睛送回原处。他们受着非人的待遇，残酷的役使，加上缺乏饮食，致使劳工大批死亡。

修筑要塞完工之日，就是中国劳工亡命之时。因为胜山要塞是军事机密，不能放走一个知道这个要塞的中国人。然而处死中国劳工必须秘密进行。有时一段工事完成之后，日军举行庆贺完

工“酒宴”。把劳工召集在山坳里，摆上酒席“酬劳”一番。不明真相的中国劳工们正尽兴时，突然，山顶上机枪林立，喷出火舌，刹那间，劳工们接连倒下，血泊成河。

徐玉坤耳闻目睹这般惨状，记在心里，待机逃脱。

两年之后，一天下午，天云密布，下起瓢泼大雨。雨水像瀑布遮天盖地倾泻而来，天空一片灰蒙蒙，黑沉沉，睁眼不见草木，抬头不见群山。他是冒险乘巡罗岗哨不备，光身赤脚，钻入雨水洪流中，神奇般地跳出电网和壁垒，慌慌而逃。他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地跑到孙吴镇里，躲避在一个掌鞋人的家中。正巧，这家是早年逃荒来这里的招远县人，论起来还是乡亲呢！

这个乡亲很重乡情，也很重感情。

他冒着全家被杀头的危险，将他藏在顶棚吊铺上。一直藏了三个月，不能出屋，不能下地。他躺在吊铺上，常常想起他冒雨逃跑的惊慌情景。他想，多亏那瓢泼大雨挡住站岗巡罗人的视线，多亏雷雨中断电，多亏这修鞋家人收留。如这些环节稍有一点闪失，小命就上西天了……

这家乡亲可救他的命了！

徐玉坤在躲避抓捕的同时，常趴在吊铺上探头往下看。悄悄地学人家修鞋的手艺。

经长时间的观察，没有了搜捕他的动静之后，在一个夜间，这个修鞋的乡亲，将他偷偷地送往哈尔滨……

徐玉铎和他娘听了徐玉坤死里逃生的惨痛、惊险遭遇之后，一面骂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一面感激这位救命的修鞋恩人。

第四节 霍乱临头

徐玉铎和他娘与他逃回来的哥哥团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他们娘三口住在叔叔徐惠业家，实在是不方便。尽管叔叔热情接待，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随便。可是屋子实在太小，只有十来米的地方，挤不下那么多的人住宿，平时还要摆地铺睡觉。

于是，徐玉铎娘三个在当时哈尔滨人称贫民区——太平桥地带，租了一间十米大小的棚屋。虽然棚屋有些简陋，总算有了安身之地。徐玉铎他娘离开徐玉铎叔叔徐惠业家以后，一直不忘他家的救命之恩。那时，经常去家看望他。至到他娘于1984年病危时，她还拉住徐玉铎的手，心事忡忡地说“你们都成家立业，养儿育女了，这些娘心里高兴。你们都懂事，我就没有什么挂牵的。只是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千万不要忘了你叔叔徐惠业。他是个知书达理的好人，俺娘们来逃荒，幸亏他拉帮。你要记住逢年过节时，认可不给孩子吃，也要给他寄送点心，表示俺们不忘之情。”

徐惠业于50年代去往天津，后来又回老家招远。今年已93岁高龄。他写有一手好字，去年——1996年，还用毛笔写信给徐

玉铎。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告诉他，老家招远现在很富裕，要啥有啥。今后千万不要寄点心来了。

老娘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徐玉铎的二哥徐玉歧，自16岁随乡亲逃往青岛，后来又听说参军了。至今不知生死，不明下落。如有一线希望，能够联系上，娘就瞑目了。

徐玉铎对这两件事，都铭记在心，应允照办。让老娘瞑目。可是寻二哥之事，他费尽心机，绞尽脑汁，通过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联系，至今仍渺无音讯。

那时，徐玉铎娘三个虽然有了安身之处。但是，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他们娘三个怎样维持生活呢？

徐玉铎的哥哥在孙吴胜山要塞逃出来寄宿乡亲家时，“偷”学的掌鞋手艺，现在派上了用场。他主动和娘商量去摆摊修鞋。

在自己屋棚前面，靠街口来往人多的地方，摆上修鞋的小木箱和一个掌鞋的“丁”字形铁拐子。他哥哥腰上扎着旧帆布围裙，蹲坐在张开的码夹上。他将要修的鞋扣在铁拐上，整天忙做着他的修鞋活计。他的几件钉锤工具和一些破烂碎皮子，不离他的腿，不离他的小木箱。这些工具和原料每天都是日复一日地从家里搬到街上，又从街上搬到家里。

开始他做这样修鞋活计，还真的不情愿，他知道自己蹲在街角上很不自然。过去的修鞋师傅，被称为臭掌鞋的，干这行业的人多数是残疾人，或年老体弱者。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整天死死守在那里，和臭鞋头子打交道，也真够难为他了。一时间，太阳晒得他眼发红，口发干，上火了。修鞋的活多了，白天干不完，还要拿到家里，晚上点灯加油干。有时徐玉铎为哥哥打个下手，也帮着忙乎。

有什么办法呢？他这样干一天，也只能挣两三角钱。为了娘三个糊口，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他坐在道口上揽活。他那一张